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大學生談戀愛也過問？

香港一家有宗教背景私立專上院校的學生會打算在今年西方情人節（Valentine's Day）舉辦課外活動，其中一個環節是讓參加男女同學隨機「配對」，結果被校方禁止租用校內設施，疑似「相親」由是胎死腹中。於是有人批評校方專制，連大學生談戀愛也要禁止云云。

近年本地大學生、尤其是學生會頭領的思想日見荒誕，總是以為自己就是宇宙的核心，在大學範圍內可以喜歡怎樣就怎樣。筆者畢業離校之後仍然經常到大學圖書館找資料和借書。幾十年前有一回見到學生會的公告，說他們向政府有關部門爭取將斑馬線搬到更接近大學門口一事，已得到回覆。所謂「斑馬線」是香港讓行人橫過行車道的設施，因為在地上劃上白線而形似斑馬的身上條紋而命名。斑馬線不設交通燈（俗稱紅綠燈），行人有絕對優先的過路權，只要行人在斑馬線前示意要橫過「馬路」（即行車道），車輛要停下來讓行人先走。至於有交通燈的過路線，則行人要等到綠燈才可過路，人車各佔一定的使用道路時間。當年政府拒絕大學學生會的要求，原因是那條斑馬線的位置是為了方便附近一家小學的學生過路而設！小學生年紀小，大學門口的車道交通繁忙，總不能在很短的車道連續設好幾條斑馬線，放一條在小學門口當然比放在大學門口合情合理得多了。

大學學生會頭領承傳的，就是類似這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心態。

2014年非法「佔中」之後，學生會頭領的思想言行愈見乖張。曾經有一位學生會會長揚言大學範圍之內所有設施沒有哪一處是學生不能到的！神經病！正常人都可以立刻想到男生不能入女廁、女生也不能入男廁了。不過，歐美有些「先進國家」已經發展到男人可以隨意進入女廁！但這不是現在我要講的話題，就此打住。

回到「情人節男女同學配對活動」，這是有點兒怪的課外活動，學生會變成了「婚姻介紹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有大學可以在校規中明令不允許男女生談戀愛嗎？中學也不能呀！要禁止學生「交往」、「拍拖」或「談戀愛」的話，校方還得要給以上這些行為下一個容易理解而少爭議的定義。校監校長老師吃得太撐沒事找事嗎？這「拍拖」可以談一下，是廣府俗語，以舊日廣州珠江上小艇用繩連在一起，來形容熱戀中年輕男女有影皆雙的情況。

幾十年前社會上討論、辯論、爭論的是「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則已經是「中學生應否有婚前性行為」了。近年，甚至有大學學生會的頭領以公費購買男用避孕套在校內免費派發呢！

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上中學的時候，中學生談戀愛的阻力已不算特別大，但是學校老師和家長比今天更得學生的尊重，要勸止中學生談戀愛還是有點「話語權」。記得那時鼓吹中學生可以、甚至應該「拍拖」，還舉美國的社會習俗為例。他們說美國初中學生「拍拖」是一種社交活動，一男一女青少年一起去看一齣電影，吃吃爆谷、喝喝汽水，如此而已。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一

思旋天地 思旋

加強經濟體制改革

全國兩會已在日前開幕，最受關注的是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根據中央憲制規定，政協委員是委任制，其履行責任之一是對「政府工作報告」討論並提出意見。而人大代表的職責是對「政府工作報告」審議通過。兩會期間，委員及代表們都積極履行職責，而事實上當局對委員及代表的質素和要求亦愈來愈高，開會期間，誰也不敢怠慢。

李克強總理的報告，國人聚焦在經濟上及今後國家利民政策內容。例如本年GDP目標是什麼？環顧全球複雜多變的經濟前景，令人殊不樂觀。各國GDP目標普遍都下降甚至是零的增長，幸而據李克強總理所指出，我國之GDP目標增速6%至6.5%，而為了應付未來種種挑戰，中央實施了多項有利經濟發展，利惠民生的政策，包括實行減稅降費，高達二萬億之鉅，超過預期。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

為了應付外貿的困境，中央亦提出將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推進內部消費方面。由於我國以農立國，三農政策相當重要，所以，中央亦提出了優惠政策以提高農民的生活質素。

我國在經濟體制方面加強改革開放，以適應目前環球複雜環境，尤其是在創新科技和研究製造方面提高國際競爭力，以應付複雜的國際制裁。新中國成立70年了，我國經濟成分由公有制經濟到今天增加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而實際上民企在GDP增速的貢獻重大，因此一眾國家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及李克強總理一再強調民企政策不變，給民企老闆吃下了定心丸。就事實所言，目前是困難又充滿風險及挑戰的環境，私有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老闆正處困境中。尤其是融資方面，國家領導人亦一再呼籲金融當局及對企業融資大開方便之門，當然是有利於企業在面對風險挑戰時增加了力量。

當李克強總理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後，香港與內地股票市場先後在成交量及成交金額上節節上升，出現一片牛市將臨的景象。不過，在投資及投機市場中，不少投資者似乎還有點迷信。友人陳大媽在二十四節令之「驚蟄」日前不去打小人，而是把手中的獲利貨沽出，以防萬一。殊不知在「驚蟄」日後，香港與內地以及歐美股市果然都大跌了。實際上是有其因的，中美貿易似乎傳出不大和諧的消息，而鑒於美朝峰會中途中斷，亦引起了市場的警惕，很多人一直以來對擾擾攘攘的中美會談並不太樂觀，因為特朗普以往反反覆覆的行徑，令人對其沒有信心。

港區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尤為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提出了不少積極意見。思旋期望港區委員及代表們，不但積極參與討論國策，也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並提出寶貴意見。事關港人熟悉香港事，以香港人的身份，大可提出公正開明的意見，捍衛「一國兩制」，捍衛憲法及基本法，為香港繁榮安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文學盛宴 令人回味

日前收到「2019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籌委會的信：

「很感激 閣下去年參與文學節，為文學節帶來多場精彩的演講和工作坊，與澳門的文學愛好者交流和分享。我們正籌備將於2019年3月15至24日舉行之第八屆澳門文學節，希望能收到 閣下於去年參與文學節後，撰寫有關澳門或文學節的詩、散文、隨筆、小說等文學載體。我們將集結各位邀約作家的文學作品出版成書，希望得到 閣下的支持……」

信上文字，帶我穿越時空，彷彿間回到去年的三月，雋文不朽的文學之約，盛會的吉光片羽，如在眼前……

說到文學，說到澳門文學節，期待啊！難得澳門與香港一水之隔，文化藝術應常可分享，互為交流，甚至較量啊！我覺察到澳門雖是小地方，在文學藝術的推廣則甚積極，澳門有賴官方及民間團體各方的努力，在文化的交流、傳遞之成績，也不可少觀，值得參考。澳門每年都辦「雋文不朽文學節」，規模不限於本地推廣，而是面向國際；新一屆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這個盛會，將一如既往邀請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作家、出版人、翻譯、音樂及電影等藝術工作者，匯聚起來對談、交流，藉舉辦文學講座、工作坊、研討會、詩會、電影欣賞、展覽和現場音樂會等活動，聚力推動、關心文學、文化藝術，與眾同樂。

單從青少年文學這方面看，我觀察到：澳門文學節很注重對兒童和青少年文學的推廣呢！澳門文學節2017年邀秦文君蒞臨主持青少年文學坊，去年上屆我們受邀到臨主持2018年包括講座、工作坊及校園文學坊共三場青少年文學活動，安排不同的中小學學生出席，我們向學生分享有關兒童繪本的作品賞析，新詩賞析及寫作坊，青少年文學創作等，參加師生十分踴躍，互動氣氛活潑；因學生分享回應獲益匪淺，令我們深受感動。

此外，明珠和我於文學節期間，有機會與多位中、外作家、繪畫家研討交流，特別是有幸結識了大詩人胡弦，能同車交談，又同桌共晚宴，分享詩潮、暢談港澳及內地文學，分享寫作心路，特別投緣！欣悉主辦「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宗旨是提倡、推動和加強、繁榮澳門的文學，這份文化拓展精神，可讓更多人從雋文不朽中，感受澳門的文學、民風，其志可嘉！拭目以待新一屆澳門文學節開幕！

■雋文不朽 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培育天才急不來

朋友在一住宅區商場開藝術坊，教幼童繪畫、普通話和英語，學生眾多，她合共租了四個舖位才足以應付。很羨慕她的生財之道，但成果得來不易，她說面對的最大難題是香港家長一般都渴望每堂見成果，使老師沒時間和學生溝通和了解，遑論想因材施教。

我甫進學校便見英語班八個幼童有兩個在哭，僅兩三歲，好些還穿着尿片。高大留鬍子的洋老師遞上玩具來哄，無效，哭聲更大，惹得第三個孩子也紅了眼。女職員前來左右抱上細心安撫，奏效。有趣的玩具吸引了稚子的注意力，掛着淚水笑着學英式口音的How are you！玩玩唱唱一個小時很快過去，另一批「小鴨子」進來，前奏又是哭聲！

朋友說：「語言班還算簡單，下午的繪畫班可緊張，五個小時內有五班。」我說：「年紀這麼小，又怕生，要替他們熱熱身，何不說個故事，看一段卡通片讓他們先投入，也可以加強他們的幻想力，有助構圖……」我還想說說對藝術治療的應用，朋友已帶着微笑拍拍我肩膀說：「這很理想啊，我也曾想過要這樣教孩子，可惜每課僅一小時，香港的家長一般都較實際，希望每一堂都有成果，所以老師要在短時間內教曉或協助不同年紀的大B畫出一幅似模似樣的圖畫，好有個交代！」

我無言，靜坐一旁看朋友如何經營這盤生意。家長或傭人送來的小人兒如流水般一浪接一浪，哭、笑、唱、哄、玩、畫……下課前剛好助他們把色彩填滿一紙，來接的家長看到圖畫樂得如對着名畫，滿足地拖着尿片濕了的小娃藝術家離開，然後又一批湧入。我明白朋友為何不捨得延長課堂時間，而且幼兒也沒這耐性。

但不明白家長為何對這麼小的子女也迫切地要見到成果，卻忽略了培養他們對色彩的興趣及發掘潛能的重要階段，這些都要時間。

■孩子學習是需要時間培育興趣和發掘潛能。 作者提供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婦女節隨想

寫這篇專欄的時候，正值「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前夕，每當這時，小狸就總會想起很多，這個節日，可能是所有節日裡，最具話題性的一個。

比如關於這個節日名稱的演變。由於節日最早是起源於勞工運動，帶有政治和女性爭取權益的色彩，最早年的叫法是「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後來慢慢沒人提「勞動」了，變成了「三八國際婦女節」、「三八婦女節」甚至是「三八節」。到了近些年，一度被簡略了的「婦女」二字又重回聚光燈下，圍繞其不斷創造着新聞：比如有很多年輕女性——特別是很多在校大學生們，特別不願意自己被人家——特別是男人們——又特別是學校裡的男同學們稱為「婦女」，於是她們「利用一種神奇的力量」，早早把3月8日的前一天，即「三七」，定為自己專屬的「女生節」了。這一字之改，既嬌嗔，又驕傲。可沒想到，網絡世界群英爭鋒，這邊廂的「女生」還未塵埃落定，那邊廂的「婦女」們，也早已對自己一直「被『醜』化」甚為不滿，於是她們也「利用一種神奇的力量」把曾經專屬於自己的「婦女節」改成了「女王節」。一個「王」字，霸氣倍增，足可傲視眾「生」……再後來，小「女生」和大「女王」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了一個更要顏有顏、要範兒有範兒的完美稱呼——女神，於是，「女神節」以一統之勢得到了全齡女性的認可，被愈來愈多人接受替代「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稱呼。

「三八婦女節」的原本含義，是充滿了女權、平權——後來很主流的一種異議認為特別設立婦女節才是對女性的歧視——的女性覺醒，但到了如今的「女生節」、「女王節」、「女神節」，各種嬌嗔、霸氣和所謂完美的追求，卻無一不是以男性角度為標準。至此，「婦女節」的內涵已經完全背道而馳了。

至於成就這一切的「神秘的力量」，無疑是來源於愈來愈發達的社交網絡，以及無處不在能力日強的商業之「眼」。在潮流和商家的雙重推動下，各種「女×節」的狂歡，其實也不過就是這兩股「神秘的力量」所造成的一種身不由己。但這畢竟是新時代的新狂歡。身不由己，也是一種潮流所至。它是歷史悠久之「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新痛感，但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生態。又想到，近些年，不分場合，無論親疏，人們之間愈來愈喜歡互稱「老師」，甚至美容美髮業都成為了其中的「重災區」。這些個「老師」當然也和傳統意義上的老師大相逕庭，其之所以流行，也是源於背後的種種「神秘力量」。當然可以慨嘆「老師」一詞的「被墮落」，但其實也可以單純地感覺「其實挺好的」。最起碼，當人們互稱「老師」時，應該能嗅到一種「人在江湖，心在校園」的質樸與純真。

「神秘力量」下，被解構的傳統勢必還會愈來愈多，一方面必須牢記那些不可侵犯的神聖和理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輕鬆一點體會新鮮的趣味。祝各位小仙女和老師們天天快樂。

百家廊 付秀宏

勇於自罰何所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還在《論語．公冶長》中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自訟，包括自重、自省、自淨、自警、自罰。在這個世上，有權柄又懂得自律的人，必須以身正負起責任。只要是在權力範圍內出現了某種事故，自己理當勇於為此埋單。

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慾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勇於自罰何所懼。

任正非曾簽署華為公司文件，因經營質量和業務造假，對自己罰款100萬元，其他四位責任人亦各罰款50萬元。石家莊市政府對面中山路行車道上，一輛110警務車輛違規停放，被交警貼上黃色違法自罰通知書，「左手」處理「右手」，警風正，才無特權。董雯娟老師因遲到一諾千金——連做俯臥撐，之後她的學生「不僅幾乎沒有遲到的，而且連踩點進門的都極少」。

曹操認為，令行禁止——方能贏人心，但自身如有違犯，若不自罰，焉能服眾？當年，曹操帶兵打仗，正碰上小麥快成熟的季節。為保老百姓口糧，他下了一道命令：行軍路上，誰要損壞了麥子，處以死刑。一天，曹操騎馬外出觀察地形，突從樹叢中飛出幾隻烏鴉，「哇哇」從曹操的馬頭上飛過，馬被嚇驚，嘶叫着狂奔亂跑，踏倒了大片麥子。曹操找到部隊的執法官，認真地說：「今天我的馬踏壞了老百姓的麥子，按律當斬！」執法官說：「丞相不是故意的，不必計較。」曹操嚴肅地說：「你不肯治罪，那我就自刎吧！」

說完，曹操拔出寶劍便要自刎，旁邊的人看他並不是做樣子，趕緊奪下寶劍。執法官和眾將官跪求說：「您自刎，雖治了自己死罪，可誰來帶兵打仗？」曹操沉吟良久，說：「你們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我犯了軍法，不能不罰。那就以髮代首，割髮代罰吧！」接着，曹操奪過寶劍，把自己的頭髮割下一綹，讓人把頭髮放在一個小匣子裡，傳示三軍，並宣佈：「丞相犯法，本當斬首，今從眾將請，以割髮代罰。」

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裡，勇於自罰的賢人很多。一些清醒睿智的領導幹部，多有自罰之舉。1933年，時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副軍長兼第25師師長許世友，因身體不適行軍遲到，於是自罰不騎馬，去扛了三天大炮。1936年，時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因馬驚差點兒踩到一名戰士，自己從馬上摔下受了傷。待身體稍有恢復，他到連隊做自我批評說：「我的馬差點兒踩了戰士，這是我的第一個不是；我沒有及時來連隊說明情況，使這位戰士挨了批評，這是我的第二個不是；我的騎馬技術不精，馭馬水平差，這是我的第三個不是。對於過失，我自罰一個月不騎馬，與戰士一起步行，希望大家監督。」這些事雖小，卻實實在在地在維護着紅軍鐵的紀律。

1937年秋，賀龍在延安開會時旱煙葉用光了，警衛叫後勤人員買了些煙葉送去。當他得知因自己生活費已用光，這煙葉是用公款購買時，沉痛地檢討說：「我賀龍犯了挪用公款之罪嘍！」事後的兩個月間，他每餐減鹽、減油、減菜，甚至不吃菜，硬是從微薄的生活費中省出錢，最終把一斤半的煙葉款如數還清。賀龍如此「自罰」，對身邊工作人員震動很大，在延安傳為美談。

自罰是覺悟，是睿智，也是最清醒的舉動，是實實在在的身教。春秋戰國時，趙國大將廉頗知錯就改，向藺相如負荊請罪是自罰；三國時，孔明錯失街亭，揮淚斬馬謖，貶自己三級更是自罰。但是，自罰的基礎，是一個人自身情願去幹，而不是被迫或遭遇他人的強硬要求。某公司規定，員工完不成業績者，被自罰抽嘴巴，打得不標準還要「罰款」；若實在不願意自抽嘴巴，還可選擇10公里跑步、吃辣椒、洋葱，喝整杯的醋等等。這種種變相「自罰」手段，已大大變味了。

實際上，從內心湧出的自罰行動，才是天底下最好的身教模式。記得我上初中時，教語文的張老師對班級要求非常嚴格，嘴勤手懶、上課做小動作、不做筆記、不按時完成作業、不及格的一些同學都要被戒尺伺候。有一次，張老師拿起了戒尺，「啪、啪、啪……」，雨點般打在他自己的手心上。「同學們，這次沒有考好，只怪大家嗎？難道老師就沒有錯誤嗎？我想，我也應該受到懲罰。」教室裡的沉寂被打破，幾位同學驚叫，「老師，您別打了，不怪您，應該怪我們」，但張老師不為求情所動，隨着戒尺落在老師手上的聲音，是全班40多名學生抑制不住的抽泣聲，有的同學已哭成了淚人。

我工作之後，去看望張老師，提起這件往事。我激動地問老師，是什麼力量促使自己打自己。張老師若有所思地說：「我小時候很調皮，父親警告我不准再做壞事，否則就要打手心。可我規矩了幾天，又開始不安分。一次我惹了禍，一個小伙子揪住我，找到我的父親。父親對我說：『你今年已經十歲，我以前說過，做錯事要打手心。但這次受罰的是我，是我這個做父親的錯。你打我二十下手心，必須毫不留情地懲罰我！』因為我的調皮搗蛋，卻要父親遭受皮肉之苦。我一邊打父親，一邊哭。打完二十下，父親的手心已佈滿青紫的瘀血。那一刻，發自肺腑的悔意湧上我的心頭。」

昨日紀 陶然

既是作家，也是畫家——黎翠華

初識黎翠華這個名字，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編什麼香港短篇小說選，也斯上到我當時在中環的辦公室，推薦幾篇年輕作家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黎翠華《遊民》，其時，我不知道她在法國，當然也沒見過她。後來她告訴我，這篇近兩萬字的小說，是那年暑假她回香港，不敢在家裡寫，躲到理工學院的圖書館，把舊稿修改而成的。寫好後也沒地方刊登，剛好得知當時的香港市政局有中文文學創作獎比賽，於是她就寄過去應徵，結果出來，竟然奪得第一名！

後來我編《香港作家》，好像約過她的稿。到了《香港文學》，她更是我們主要的作者，從此一年一度吧，來往較多。才知道她霏崗香港兩地跑，原來她早在1983年就跑到巴黎十七版畫室研習現代版畫，後來獲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碩士學位。1979年，她獲得第六屆青年文學獎新詩組優異獎，1987年獲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1988年獲台灣中央日報短篇小說佳作獎，2003年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2015年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雖然她在香港屢屢獲獎，但為人一直低調。她說，文壇也沒認識幾個人。她就那樣，憑着自己的一股實力和努力，默默地，孜孜不倦地寫作。

說起她寫作的淵源，她說完全是無心栽柳。那時她無意中翻到她父親的日記，從此就寫起日記。但她父親發現之後，大概覺得，香港是經濟社會，一切以賺錢為先，寫作沒有出路，於是就反對，但她無法放棄愛好，只好偷偷地寫。當時年輕反叛，偷偷買了巴黎的機票，那年中秋全家聚在一起團圓，她突然宣佈，次日要飛巴黎。

但她在巴黎學的是油畫，其實她還在香港時，就對畫畫有興趣。當時，香港有不少人跑到巴黎去學畫，法國對文學藝術的重視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也是去法國讀書費用比起歐美要低得多。或許，文學藝術又有其相通之處，總之她就如此這般留了下來，後來就成了候鳥，每年來往不斷於霏崗香港之間。

她在霏崗教法國人書法，還教普通話。問起她的畫，她說，法國經濟目前也不好，有的名畫雖然賣得很貴，一般的也就難銷。

還是喜歡寫稿，雖然她以詩歌起步，但後來散文小說更出色。她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在《公教報》，急着要稿，她便從日記本上抽出一篇《我的燈罩》交出。她起初的散文，幾乎都是這樣完成的。提起她的文字總是有濃濃的畫意，她說沒有非常意識到，是自然而然的。她說，要寫作的時候，首先是畫面先呈現出來。我想，那就是融會貫通了吧！

我兩次到巴黎，也和她聯繫，因為處在諾曼第海畔的霏崗，離巴黎有一段距離，應她之約，曾經請一個巴黎的朋友，由他開車去霏崗看望她。可是那朋友臨時有事，去不成。而黎翠華已經從巴黎先行搭火車去霏崗等我，讓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她後來說：「其實搭火車也方便，只不過中途要轉一次火車，不懂法文有點不方便。下次吧，我在巴黎接你，就一定沒問題了。」

但是，見面不一定非在霏崗不可，反正她年中都會回香港探望她母親。當然，如果有機會，去諾曼第海畔也很好。隨緣啦。

（編者按：本欄作者陶然日前不幸逝世，其生前多篇遺作，仍將陸續在本欄刊登。）